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一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十四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一下　　宋　袁樞　撰

晉滅吳

魏元帝景元三年冬十月吳主以濮陽興為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勲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初興為會稽太守吳主在會稽興遇之厚左將軍張布嘗為會稽王左右督將故吳主即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以佞巧更相表裏吳人失望

咸熙元年秋七月吳主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𩅦出拜之休把興臂指𩅦以託之癸未吳主殂謚曰景帝羣臣尊朱后為皇太后吳人以蜀初亡交阯攜叛國內恐懼欲得長君左典軍萬彧甞為烏程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儔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興左將軍布興布說朱太后欲以皓為嗣朱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茍吳國無隕宗廟有頼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改

元元興大赦　冬十月丁亥詔以壽春所獲吳相國參軍事徐詔為散騎常侍水曹掾孫彧為給事黄門侍郎以使於吳其家人在北者悉聽自隨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晉王因致書吳主諭以禍福　初吳主之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及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濮陽興張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十一月朔興布入朝吳主執之徙於廣

州道殺之夷三族

晉武帝泰始元年春三月吳主使光禄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洪璆與徐紹孫彧偕來報聘紹行至濡須有言紹譽中國之美者吳主怒追還殺之　冬吳西陵督步闡表請吳主徙都武昌吳主從之使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守建業

二年春三月吳主大會羣臣盧江王蕃沈醉頓伏吳主疑其詐舉蕃出外頃之召還蕃行止自若吳主大怒斬

之　五官中郎將丁忠說吳主曰北方無守戰之備弋陽可襲而取吳主以問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北方新并巴蜀遣使求和非求援於我也欲蓄力以俟時耳敵勢方彊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吳主雖不出兵然遂與晉絶　秋八月吳主以陸凱為左丞相萬彧為右丞相吳主惡人視已羣臣侍見莫敢舉目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自視而它人如故吳主居武昌揚州之民泝流供給

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上疏曰今四邊無事當務養民豐財而更窮奢極欲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為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為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危險墝确非王者之都且童謡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以此觀之足明民心與天意矣今國無一年之蓄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官吏務為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

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之臣率非其人羣黨相扶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臣願陛下省息百役罷去苛擾科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國家永安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優容之

冬十二月吳主使黃門徧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以千數而採擇無已

三年夏六月吳主作昭明宫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伐木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諫不聽中書丞華覈上疏曰漢文之世九州晏然賈誼獨以為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太半之衆欲與國家為相吞之計非徒漢之淮南濟北而已也比於賈誼之世孰為緩急今倉庫空匱編户失業而北方積穀養民專心東向又交趾淪没嶺表動摇胸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

會也若舍此急務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而應烽燧驅怨民而赴白刃此乃大敵所因以為資者也時呉俗奢侈覈又上疏曰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内無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呉主皆不聽

五年春二月帝有滅呉之志壬寅以尚書左僕射羊祜

都督荆州諸軍事鎮襄陽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事鎮臨淄鎮東大將軍東莞王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初汝南何定嘗為吳大帝給使及吳主即位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吳主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酤糴事遂

專爲威福吳主信任之委以衆事左丞相陸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姦邪塵穢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定大恨之凱竭心公家忠懇内發表疏皆指事不飾及疾病吳主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信用宜授以外任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脩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

思訪以時務使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郃齊之孫瑩綜之子玄沛人脩南陽人也凱尋卒吳主素銜其切直且日聞何定之譖久之竟徙凱家於建安

六年夏四月吳左大司馬施績卒以鎮軍大將軍陸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非特關右之地鴻溝以西而國家外無連衡之

援內非西楚之疆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吳主不納　吳主遣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擊交阯勗以建安道不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初何定嘗為子求婚於勗勗不許乃白勗枉殺馮斐擅撤軍還誅勗及徐存并其家屬仍焚勗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御犬一犬至直縑數十匹纓

紲直錢一萬以捕兔供厨吳人皆歸罪於定而吳主以
為忠勤賜爵列侯陸抗上疏曰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
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
易哉吳主不從　冬十一月吳主從弟前將軍秀為
夏口督吳主惡之民間皆言秀當見圖會吳主遣何定
將兵五千人獵夏口秀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來犇
十二月拜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七年春正月吳人刁玄詐增讖文云黄旗紫蓋見於東

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吳主信之是月晦大舉兵出華里載太后皇后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西上東觀令華覈等固諫不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吳主聞之乃還帝遣義陽王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屯壽春以備之聞吳師退乃罷

八年　初廣漢太守弘農王濬為羊祜參軍祜深知之祜兄子曁白濬為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

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更轉為車騎從事中郎濬在益州明立威信蠻夷多歸附之俄遷大司農時帝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為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王濬復為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尋加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詔濬罷屯田兵大作舟艦別駕何攀以為屯田兵不過五六百人作船不可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名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猝聞名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名設

當見却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從之令拳典造船艦器仗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時作船木杮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吴郡吾彥取流杮以白吴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横斷江路　秋八月吳主徴昭武將軍西陵督步闡闡世在西陵猝被徴自以失職且懼有讒九月據城來降　冬十月吳陸抗聞步闡叛亟遣將軍

左弈吾彦等討之帝遣荆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車騎將軍羊祜帥步軍出江陵巴東監軍徐胤帥水軍擊建平以救闡陸抗敕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于故市内以圍闡外以禦晉兵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及三軍之鋭急攻闡比晉救至必可拔也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凡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皆欲攻闡

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備始合而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其患不可量也乃自帥衆赴西陵初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土以絶寇叛羊祜欲因所遏水以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糧大費

功力十一月楊肇至西陵陸抗令公安督孫遵循南岸禦羊祜水軍督留慮拒徐胤抗自將大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皆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十二月肇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步闡畜力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兵

大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自餘所請赦者數萬口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常吳主加抗都護羊祜坐貶平南將軍楊肇免為庶人吳主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吳主喜不修德政專為兼并之計　吳主之遊華里也右丞相萬彧與右大司馬丁奉左將軍留平密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吳主頗聞之以彧等

舊臣隱忍不發是歲吳主因會以毒酒飲或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或自殺平憂懣月餘亦死徙或子弟於廬陵初或請選忠清之士以補近職吳主以大司農樓玄為宮下鎮主殿中事玄正身帥衆奉灋而行應對切直吳主浸不悅中書令領太子太傅賀邵上疏諫曰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貿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

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里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陛下嚴刑瀏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口杯酒造次死生不保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誠非所以保安洪緒熙隆道化也何定本僕隷小人身無行能而陛下愛其佞媚假以威福夫小人求入必

進姦邪定間者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老弱飢凍大小怨歎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草芥今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官近臣所在興事而長吏畏罪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足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能守一葦可杭也願陛下豊基彊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聖祖之祚隆矣吳主深

恨之於是左右共誣樓玄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
訕政事俱被詰責　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
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
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
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
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
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
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

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吳主用諸將之謀數侵盜晉邊陸抗上疏曰昔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雖復大聖亦宜養威自保不可輕動也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慎刑賞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

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吳主不從

九年春三月吳以陸抗為大司馬荆州牧

十年秋七月吳大司馬陸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泛舟順流星奔電邁

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

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

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

呉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前乞屯精兵三萬而

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

千里外禦疆對内懐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敝

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沖無用兵馬以妨要

務又黄門宦官間立占募兵民避役逋逃入占乞特詔

簡閲一切料出以補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并力備禦庶幾無虞若其不然深可憂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及卒吳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

咸寧二年秋七月吳人或言於吳主曰臨平湖自漢末葳塞長老言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近無故忽更開通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吳主以問奉禁都尉歴陽陳訓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

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將有銜璧之事非吉祥也

冬十月以羊祜為征南大將軍祜上疏請伐吳曰

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幷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彊弱異勢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

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栖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不足以相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險不如劒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兖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

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竒兵出其空虚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為吴謀矣吴縁江為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臨兵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官軍縣進人有致死

之志吳人內顧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而朝議方以秦涼為憂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紞尤以伐吳為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唯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帝意合贊成其計

三年夏五月吳將邵顗夏祥帥衆七千餘人來降

冬十二月吳夏口督孫慎入江夏汝南畧千餘家而去

詔遣侍臣詰羊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荆州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已去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師以免責非臣志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故也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

四年夏六月羊祜以病求入朝既至帝命乘輦入殿不拜而坐祜面陳伐吳之計帝善之以祜病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

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將為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　冬十月吳人大佃皖城欲謀入寇都督揚州諸軍事王渾遣揚州刺史應綽攻破之斬首五千級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踐稻苗四千餘頃毀船六百餘艘十一月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辛卯以預

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祜卒帝哭之甚哀南州民聞祜卒為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杜預至鎮簡精鋭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恥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間之乃表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武昌監留憲代之

五年吳主每宴羣臣咸令沈醉又置黄門郎十人為司

過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視謬言罔有不舉大者即
加刑戮小者訊錄為罪或剝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
離心莫為盡力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
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彊敵也臣作船七
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
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於是決意伐吳會安東將軍王
渾表孫皓欲北上邉戍皆戒嚴朝廷乃更議明年出師
王濬參軍何攀奉使在洛上疏稱皓必不敢出宜因戒

嚴掩取甚易杜預上表曰自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誠可惜也嚮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今事為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今有萬安之舉無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

下察之旬月未報預復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
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
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
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
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自頃朝
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
患故輕相同異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
孫晧或怖而生計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

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帝方與張華圍碁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帝乃許之以華為度支尚書量計運漕賈充荀勖馮紞固爭之帝大怒充免冠謝罪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算乎　冬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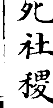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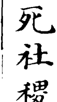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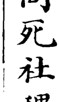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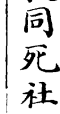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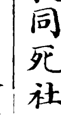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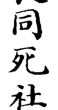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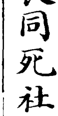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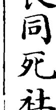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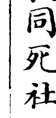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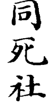
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魯國唐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以冠軍將軍楊濟副之充固陳伐吳不利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帥之任詔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南屯襄陽為諸軍節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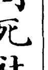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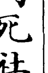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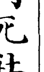
太康元年春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戍所向皆克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吳人

於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庚申濬克西陵殺吳都督留憲等壬戌克荊門夷道二城殺夷道監陸晏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泛舟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

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㫖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㫖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乙丑王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杜預進攻江陵甲戌克之斬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于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胡奮克江安乙亥詔王濬唐彬既定巴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騖直造秣陵杜預當鎮靜零

桂懷輯衡陽大兵既過荆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預等各分兵以益濬彬太尉充移屯項王戎遣參軍襄陽羅尚南陽劉喬將兵與王濬合攻武昌吴江陵太守劉朗督武昌諸軍虞昺皆降昺翻之子也杜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冦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彊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畧徑造建業吴主聞王渾南下使丞

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戰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上流諸軍素無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不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畜衆力以待其來與之一戰若幸而勝之江西自清今渡江與晉大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北敵犇走兵勢萬

倍便當乗勝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士衆散盡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三月悌等濟江圍渾部將城陽都尉張喬於楊荷喬衆纔七千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彊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敵故且偽降以緩我非真伏也若捨之而前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悌與揚州刺史汝南周浚結陳相對沈瑩師丹陽鋭卒刀楯五千突衝晉兵不動瑩引

退其衆亂將軍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兵以次犇潰將帥不能止張喬自後擊之大敗吳兵于版橋諸葛靚帥數百人遁去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靚再三牽之不動乃流淚放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為晉兵所殺并斬孫震沈瑩等七千八百級吳

人大震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張悌敗死揚州別駕何惲謂周浚曰張悌舉全吳精兵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既破武昌乘勝東下所向輒克土崩

之勢見矣謂宜速引兵渡江直指建業大軍猝至奪其膽氣可不戰禽也浚善其謀使白王渾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屯江北以抗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乎今者違命勝固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檝一時俱濟耳渾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為上將見可而進豈得一一須詔令乎今乘此渡江

十全必克何疑何慮而淹留不進此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不聽王濬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主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威勢甚盛吳人大懼吳主之嬖臣岑昏以傾險諛佞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為衆患苦及晉兵將至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於吳主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吳主曰何故對曰正坐岑昏耳吳主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衆因曰唯遂並起收昏吳

主絡驛追止已屠之矣陶濬將討郭馬至武昌聞晉兵大入引兵東還至建業吳主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潰時王渾王濬及琅邪王伷皆臨近境吳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悉送印節詣渾降吳主用光祿勲薛瑩中書令胡沖等計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伷以請降又遺其羣臣書深自咎責且曰今大晉平治四海是英俊展節之秋勿以移朝改

朔用損厭志使者先送璽綬於琅邪王伷壬寅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渾遣信要濬蹔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驃騎將軍孫秀不賀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

宗廟山陵於此爲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吳之未下也
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爲必克賈充上
表稱吳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詔諸
軍還以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帝曰此是
吾意華但與吾同耳荀勗復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
聞充奏乞罷兵馳表固爭使至轘轅而吳已降充慙懼
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　夏四月甲申詔賜孫皓爵
歸命侯乙酉大赦改元大酺五日遣使者分詣荊揚撫

尉吳牧守已下皆不更易除其苛政悉從簡易吳人大
悅滕修討郭馬未克聞晉伐吳帥衆赴難至巴丘聞吳
亡縞素流涕還與廣州刺史閭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
印綬請降孫皓遣陶璜之子融持手書諭璜璜流涕數
日亦送印綬降帝皆復其本職王濬之東下也吳城戍
皆望風降附獨建平太守吾彦嬰城不下聞吳亡乃降
帝以彦為金城太守初朝廷尊寵孫秀孫楷欲以招來
吳人及吳亡降秀為伏波將軍楷為度遼將軍琅邪王

伷遣使送孫皓及其宗族詣洛陽五月丁亥朔皓至與其太子瑾等泥頭面縛詣東陽門詔遣謁者解其縛賜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錢穀綿絹甚厚拜瑾為中郎諸子為王者皆為郎中吳之舊望隨才擢敘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庚寅帝臨軒大會文武有位及四方使者國子學生皆預焉引見歸命侯皓及吳降人皓登殿稽顙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

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而皓顔色無怍帝從容問散騎常侍薛瑩孫皓所以亡對曰皓昵近小人刑罰放濫大臣諸將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亡也它日又問吾彦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若是何故亡彦曰天禄永終歴數有屬故為陛下禽耳帝善之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已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將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

渾由是忿得解何惲以渾與濬爭功與周浚牋曰書貴
推讓昜大謙光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
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既失機會不及於事而今方競
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鄙斯愚情
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即諫止渾渾不納表濬違詔不受
節度誣以罪狀渾子濟尚常山公主宗黨彊盛有司奏
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讓濬以不從渾命違
制昧利濬上書自理曰前被詔書令臣直造秣陵又令

受太尉充節度臣以十五日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邀臣臣水軍風發乘勢徑造賊城無緣迴船過渾臣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皓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人定見不可倉猝得就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棄明制也皓衆叛親離匹夫獨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虛實不早縛取自為小誤臣至便得

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臣愚以為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又云濬牙門將李髙放火燒皓偽宫濬復表曰臣孤根獨立結恨彊宗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偽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為陛下一死戰決之皓意大喜謂必能然便盡

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走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刼奪財物畧取妻妾放火燒宫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先入皓宫渾又先登皓舟臣之入觀皆在其後皓宫之中乃無席可坐若有遺寶則浚與渾先得之矣浚等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讟故其宜耳今年平吳誠為大慶於臣之身

更受咎累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科罪詔不許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敕付廷尉禁推詔勿推渾濬爭功不已帝命守廷尉廣陵劉頌校其事以渾為上功濬為中功帝以頌折灋失理左遷京兆太守庚辰增賈充邑八千户以王濬為輔國大將軍封襄陽縣侯杜預為當陽縣侯王戎為安豐縣侯封琅邪王伷二子為亭侯增京陵侯王渾邑八千户進爵為公尚書關内侯張華進封廣武縣侯增邑萬户荀

勗以專典詔命功封一子為亭侯其餘諸將及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帝以平吳策告羊祜廟乃封其夫人夏侯氏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户王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

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邑博士秦秀等並上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王渾嘗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

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滍淯水以浸田萬餘頃開楊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

為害不求益也王渾遷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諸葛靚逃竄不出帝與靚有舊靚姊為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顔誠為慙恨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羌胡之叛

樹機能　　齊萬年

晉武帝泰始五年春二月分雍涼梁州置秦州以胡烈

為刺史先是鄧艾納鮮卑降者數萬置于雍涼之間與民雜居朝廷恐其久而為患以烈素著名于西方故使鎮撫之

六年夏六月戊午胡烈討鮮卑秃髮樹機能於萬斛堆兵敗被殺都督雍涼州諸軍事扶風王亮遣將軍劉旂救之旂觀望不進亮坐貶為平西將軍旂當斬亮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丏旂死詔曰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乃免亮官遣尚書樂陵石鑒行安西將軍都督秦

州諸軍事討樹機能樹機能兵盛鑒使秦州刺史杜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縣乏宜并力大運芻糧須春進討鑒奏預稽乏軍興檻車徵詣廷尉以贖論既而鑒討樹機能卒不能克

七年夏四月北地胡冦金城涼州刺史牽弘討之衆胡皆内叛與樹機能共圍弘於青山弘軍敗而死初大司馬陳騫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綏邊之材也將為國恥時弘為揚州刺史多不承順騫

命帝以為騫與弘不協而毀之於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為涼州刺史騫數歎息以為必敗二人果失羌戎之和兵敗身沒征討連年僅而能定帝乃悔之

咸寧三年春三月平虜護軍文鴦督涼秦雍州諸軍討樹機能破之諸胡二十萬口來降

四年春正月司馬督東平馬隆上言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必敗　夏六月欣與樹機能之黨若羅拔能等戰于武威敗死　冬十二月鮮卑樹機能久為

邊患僕射李憙請發兵討之朝議皆以為出兵重事虜不足憂

五年春正月樹機能攻陷涼州帝甚悔之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賊何為不任顧方畧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帝許之乙丑以隆為討虜護軍武威太守公卿皆曰見兵已多不宜橫設賞募隆小將妄言不足信也帝不

聽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劾奏隆隆曰臣當畢命戰場武庫令乃給以魏時朽仗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帝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　十一月馬隆西度温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陿隘乃作扁箱車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

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乃詔假隆節拜宣威將軍隆至武威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帥萬餘落來降十二月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太康元年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内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為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

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

惠帝元康四年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史

秋八月郝散帥衆降馮翊都尉殺之

六年夏郝散弟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俱反殺北地太守張損敗馮翊太守歐陽建征西大將軍趙

王倫與雍州刺史濟南解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以梁王肜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　秋八月解系為郝度元所敗秦雍氐羌悉反立氐帥齊萬年為帝圍涇陽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梁王肜嘗違灋處按劾之　冬十一月詔以處為建威將軍與振威將軍盧播俱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齊萬年中書令陳準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吳人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

詔積弩將軍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齊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甞為新平太守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

七年春正月齊萬年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肜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亡身為國取耻肜駿不聽逼遣之癸丑處與盧播解系攻萬年於六陌處軍士未食肜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

甚衆弦絶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劒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彤而亦不能罪也

八年秋九月張華陳準以趙王梁王相繼在關中皆雍容驕貴師老無功乃薦孟觀沈毅有文武材用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

九年春正月孟觀大破氐衆於中亭獲齊萬年太子洗馬陳留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絶其原乃作徙戎論

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當其彊也以漢之高祖困于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邉城不弛固守彊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内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

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隲敗北侵及河内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為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隅疆埸

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欲以弱冦彊國
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
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
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
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
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
輒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無障塞之隅掩不備之人收
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

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隂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絶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為冦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氐冦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冦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

後變復横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羣氏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過未鳩與關中之人户皆為讎故可遐遷遠處今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

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敵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

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蹔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内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户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

可為寒心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始徙之時户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内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

陳敏之叛

晉惠帝太安二年新野莊王歆為政嚴急失蠻夷心義陽蠻張昌聚黨數千人欲為亂荆州以壬午詔書發武勇赴益州討李流號壬午兵民憚遠征皆不欲行詔書督遣嚴急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官由是郡縣官長皆親出驅逐展轉不遠輒復屯聚為羣盜時江夏大稔民就食者數千口張昌因之誑惑百姓更姓名曰李辰募衆於安陸石巖山諸流民及避戍役者多往

從之太守弓欽遣兵討之不勝昌遂攻郡欽兵敗與部將朱伺犇武昌歆遣騎督靳滿討之滿復敗走昌遂據江夏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為民主得山都縣吏丘沈更其姓名曰劉尼詐云漢後奉以為天子曰此聖人也昌自為相國詐作鳳凰玉璽之瑞建元神鳳郊祀服色悉依漢故事有不應募者族誅之士民莫敢不從又流言云江淮已南皆反官軍大起當悉誅之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沔間所在起兵以應昌旬月閒衆至三萬皆

著絳帽以馬尾作髯詔遣監軍華宏討之敗于障山歆
上言妖賊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
請臺敕諸軍三道救助朝廷以屯騎校尉劉喬為豫州
刺史寧朔將軍沛國劉弘為荊州刺史又詔河間王顒
遣雍州刺史劉沈將州兵萬人并征西府五千人出藍
田關以討昌顒不奉詔沈自領州兵至藍田顒又逼奪
其衆於是劉喬屯汝南劉弘及前將軍趙驤平南將軍
羊伊屯宛昌遣其將黃林帥二萬人向豫州劉喬擊卻

之昌至樊城歆出拒之衆潰為昌所殺詔以劉弘代歆為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　秋七月張昌黨石冰寇揚州敗刺史陳徽諸郡盡沒又攻破江州別將陳貞等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長沙皆陷之臨淮人封雲起兵寇徐州以應冰於是荆江揚豫徐五州之境多為昌所據昌更置牧守皆桀盜小人專以劫掠為務劉弘遣陶侃等攻昌於竟陵劉喬遣其將李楊等向江夏侃等屢與昌戰大破之前後斬首數萬級昌逃于下雋山

其衆悉降　冬十二月議郎周玘前南平內史長沙王矩起兵江東以討石冰推前吳興太守吳郡顧秘都督揚州九郡諸軍事傳檄州郡殺冰所署將吏於是前侍御史賀循起兵於會稽廬江內史廣陵華譚及丹陽葛洪甘卓皆起兵以應秘玘處之子循邵之子卓寧之曾孫也冰遣其將羌毒帥兵數萬拒玘玘擊斬之冰自臨淮退趨壽春征東將軍劉準聞冰至惶懼不知所為廣陵度支廬江陳敏統衆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本不樂

遠戍逼廹成賊烏合之衆其勢易離敏請督帥運兵為

公破之準乃益敏兵使擊之

永興元年二月陳敏與石冰戰數十合冰衆十倍於敏

敏擊之所嚮皆捷遂與周玘合攻冰於建康三月冰北

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斬冰及雲以降揚徐二州平周

玘賀循皆散衆還家不言功賞朝廷以陳敏為廣陵相

秋八月荆州兵擒斬張昌同黨皆夷三族

二年　初陳敏既克石冰自謂勇略無敵有割據江東

之志其父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遂以憂卒敏以喪去職司空越起敏為右將軍前鋒都督越為劉祐所敗敏請東歸收兵遂據歷陽叛吳王常侍甘卓棄官東歸至歷陽敏為子景娶卓女使卓假稱皇太弟令拜敏揚州刺史敏使弟恢及别將錢端等南畧江州弟斌東畧諸郡江州刺史應邈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曠皆棄官走敏遂據有江東以顧榮為右將軍賀循為丹陽內史周玘為安豐太守凡江東豪傑名士咸加收禮為

將軍郡守者四十餘人或有老疾就加秩命循詐為狂疾得免乃以榮領丹陽內史玘亦稱疾不之郡敏疑諸名士終不為已用欲盡誅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今日之勢不能復振百姓將無遺種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尚全榮常憂無孫劉之主有以存之今將軍神武不世勲效已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若能委信君子使各得盡懷散蔕芥之嫌塞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不然終不濟也敏乃止敏命僚佐推

已為都督江東諸軍事大司馬楚公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被中詔自江入沔漢奉迎鑾駕太宰顒以張光為順陽太守帥步騎五千詣荊州討敏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屯夏口又遣南平太守汝南應詹督水軍以繼之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隨郡內史扈懷言於弘曰侃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曰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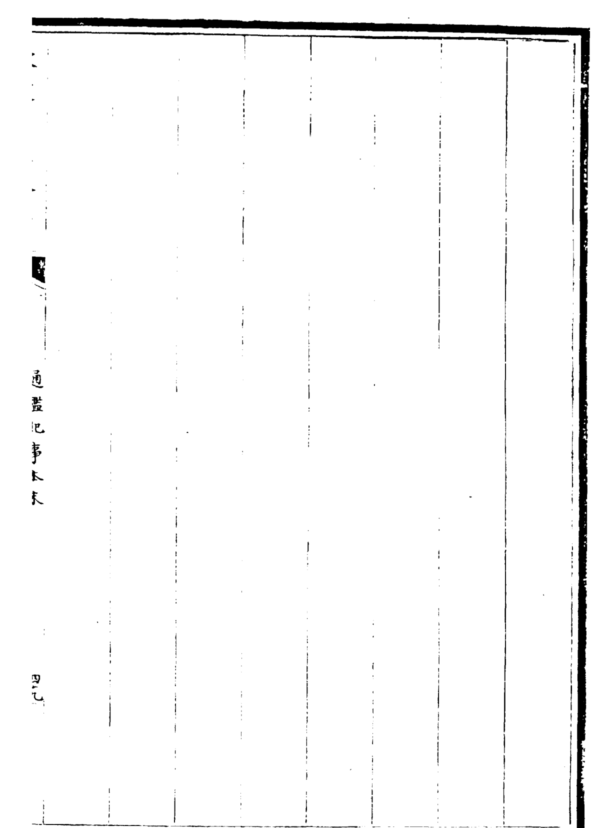
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敏以陳恢為荆州刺史寇武昌弘加侃前鋒督護以禦之侃以運船為戰艦或以為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為不可侃與恢戰屢破之又與皮初張光苗光共破錢端於長坂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既與東海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殺人自安君子弗為也乃表光殊勲乞加遷擢

懷帝永嘉元年陳敏刑政無章不為英俊所附子弟凶暴所在為患顧榮周玘等憂之廬江内史華譚遺榮等書曰陳敏盜據吳會命危朝露諸君或剖符名郡或列為近臣而更辱身姦人之朝降節叛逆之黨不亦羞乎吳武烈父子皆以英傑之才繼承大業今以陳敏凶狡七弟頑冗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皇輿東返俊彥盈朝將舉六師以清建業諸賢何顏復見中州之士邪榮等素有圖敏之心及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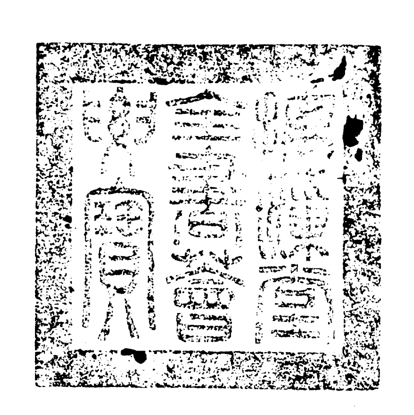
書甚懟密遣使報征東大將軍劉準使發兵臨江已為內應翦髮為信準遣揚州刺史劉機等出歷陽討敏敏使其弟廣武將軍昶將兵數萬屯烏江歷陽太守宏屯牛渚敏弟處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昶司馬錢廣周玘同郡人也玘密使廣殺昶因宣言州下已殺敏敢動者誅三族廣勒兵朱雀橋南敏遣甘卓討廣堅甲精兵盡委之顧榮慮敏疑之故往就敏敏曰卿當四出鎮衛豈得就我邪榮乃出與周玘共說甘卓曰若

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玆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政令反覆計無所定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禄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此萬世之辱也卓遂詐稱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與玘榮及前松滋侯相丹陽紀瞻共攻敏敏自帥萬餘人討卓軍人隔水語敏衆曰本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為敏衆狐疑未決榮以白羽扇麾之衆皆潰

去敏單騎北走追獲之於江乘歎曰諸人誤我以至今日謂弟處曰我負卿卿不負我遂斬敏於建業夷三族於是會稽等郡盡殺敏諸弟時平東將軍周馥代劉準鎮壽春三月已未朔馥傳敏首至京師詔徵顧榮為侍中紀瞻為尚書郎太傅越辟周玘為參軍陸玩為掾玩機之從弟也榮等至徐州聞北方愈亂疑不進越與徐州刺史裴盾書曰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榮等懼逃歸盾楷之兄子越妃兄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一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録監生臣李　垌